

我当了一回学生的“股东”

□诸暨市开放双语实验学校
孙志成

李老师气得将手中的粉笔咔嚓折断,粉笔灰簌簌落下。“孙老师,您看看,这像话吗?”她把皱巴巴的课本拍在办公桌上,语文教材《(论语)十二章》那一课的页面上赫然写着“舟舟连锁超市开业大酬宾”,孔子添了一副金丝边眼镜,周围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全场满88减10”的促销爆炸贴……

李老师扶额叹气时,我翻到扉页,稚嫩文案模仿着商业计划书:“年内先开1家总店,明年再开3家连锁店,营业额预期……”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仿佛在给这个未来“商业大鳄”鼓掌。

办公室的吊扇嗡嗡转着,小舟垂头绞着校服下摆。“反正我觉得,学习是浪费时间。”他突然抬头,瞳孔似有火苗跳动,“我爸在购物中心的摊位可赚钱了,他的学历也不高嘛。”

安抚李老师离开后,我与小舟促膝长谈,了解到他家世代从商,虽然长辈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积累的财富颇为可观。于是,“读书无用论”在小舟内心生根发芽。加上初中学业难度上升,学习压力渐增,小舟出现厌学情绪。

创业惨遭滑铁卢

我并未马上否定小舟的远大梦想,反而拿出500元“启动资金”表示支持:“既然你觉得赚钱很容易,那我们就尝试一下吧,咱们周六去摆地

摊。亏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

见我如此态度,小舟的兴奋无法掩藏,仿佛已经看到盆满钵满。

我不忘提醒:“舟总,回家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进货、怎么定价。”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为了省下场租,我们的摊位只能缩在商场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一大一小两个人蹲守了大半天,野餐布上的玩具、学具、瓶瓶罐罐无人问津。偶尔有几个行人驻足,也只是出于对这个简陋摊位和奇怪组合的好奇。

小舟呆呆地望着原封不动的商品,陷入了沉默。闷热的晚风吹进了小舟的T恤,也吹灭了他的“大鳄梦”。原来,经商是如此困难。

“股东大会”共析败因

返校后,我和小舟召开“股东大会”,分析创业失败的原因。

“摊位太偏、商品太普通,我们不懂推销……”小舟逐项分析着。

“你可以向父母取取经,也可以学学现在那些很火的带货主播,比如董宇辉,看看他们是怎样自卖自夸的。”

在我的建议下,小舟利用课余时间,在父母的帮助下,重新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当小舟和他爸爸一起将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商业计划书放在我面前时,我看到了选址、成本、利润、广告词等一系列规划,也看到了他眼中的血丝和憔悴。

“孙老师,是我把开店经商想得太简单了。算成本和利润原来要用

到那么多数学知识,看起来简单的叫卖原来要用这么多语言艺术,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的脑袋都不够用。”小舟的脸因为梦想破灭,苦恼地皱在了一起。

我与小舟爸爸相视一笑:“你只看到经商创业表面的光鲜,却没看到一路的艰辛。”

小舟爸爸也顺势劝说:“爸爸那个时代经商机会多,只要勤奋努力,就能闯出一片天地。但你不知道的是,爸爸吃了多少没文化的亏。现在这个时代,没有知识寸步难行。你要经商,爸爸当然支持,但你也得学点知识,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小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但马上又难住了:“可我的成绩已经很差了……”

“你的学习策略需要改变。你何不像做商业计划书一样,为自己的学习也制定一份计划书?孙老师愿意帮助你。”我向小舟抛出橄榄枝,也从他眼中看到了重燃的学习之火。

制定学业计划书

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努力,一份《舟舟学业翻身计划书》新鲜出炉,扉页写着“商品能打折,学习不打折;叫卖能偷懒,学习不偷懒”,里面工工整整、分门别类地写着5门学科的学习安排。

我带着他向任课教师寻求建议,同时也让小舟向教师们作出承诺。教师们惊诧之余,开始改变对小舟的看法,纷纷“入股”,甚至连李老师也对小舟的语文学科有了期待。

□迪拜中国学校
董如意

月亮升起来了。它照着这里的沙漠,也照着远方的硝烟。它把导弹划过的痕迹,照得亮亮的。

可是,我们还在歌唱。用一个一个的音符,填补天空的裂隙。

2月28日那天,尖锐的手机警报后,迪拜的上空响起拦截导弹的巨大爆炸声。我们在公寓里,对着小小的屏幕,第一天上网课。

学生们唱起歌来。那歌声又亮又齐,像一群小乌扑棱棱地飞起来。我心想,这个世界虽然很残酷,但是音乐可以告诉学生们还有美好。

课上,我和学生们同听一首歌《Amani》。这是Beyond乐队35年前的作品,写歌的人叫黄家驹。当时,他看见新闻里非洲的战火,心里难过,就写下“Amani Nakupenda”,这是非洲的斯瓦希里语,意思是“和平,我爱你”。

我对学生们说:“此时此刻,就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和你们一样大的孩子,正在经历着战火带来的伤痛。伊朗的米纳卜小学,168个女童在战火中遇难。和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去守护它。”

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怕。

阿联酋不是战场,可是战火的余波,也扑到了脚边。那天,我亲眼看见导弹在天上被拦截,轰的一声炸开,像一朵可怕的恶之花。碎片带着火,簌簌地往地上落。我几乎要停止心跳了,这种害怕非常真实,不是看战争电影能感受到的。

那些天,家长们的那份不安不分国界,谈话间总绕不过一句“昨晚又响了”。有一个在迪拜住了15年的家长说:“我头一回觉得,原来和平不是默认设置。”

是的,当战争真的来了,每个人的愿望就变得很小很小——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我对自己说:要欢喜,要歌唱。杭州的朋友笑我:“你这哪像待在打仗的地方?”

我说:“我们爱音乐的人,就是这么傻——世界越乱,越要给生活配上好听的曲子。”这话,也正是我最想告诉学生们的。

一天中午,我给学生放了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一个四年级的女生听完,轻轻地说:“老师,好治愈!”

我心里暖暖的,音乐真的能像一双手,把学生们绷得紧紧的神经轻轻地抚一抚。

后来,我们又一同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和《明天会更好》。唱到“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忽然一个学生仰起脸来说:“老师,我们唱大声一点吧!导弹听见这么好听的歌,是不是就不忍心落下来了?”

我鼻子一酸,眼眶就热了。在害怕的时候,学生们那天真的话,成了最软的铠甲。那歌声里,有他们对和平的盼望、对生命的喜爱。

新学期以来,我们学校把“和平与发展”放进每一天里。语文课上,学生们摇着小脑袋,念和平为主题的诗;美术课上,他们画自己心里“没有硝烟的世界”;而音乐课上,和平变成可以听见、可以唱出来的声音。

其实早在去年,我们就用音乐连接起不同肤色的人们。学校合唱团受邀参加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的国庆庆典,学生们用汉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唱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一家命运与共。”

台下坐着许多来自各国的嘉宾,他们静静地聆听,然后鼓起掌来,掌声热烈。那一刻,我看见学生们的眼睛里闪着光——那光里有自信、有自豪,还有一种跨过高山、越过大海的相知。

在战火与歌声中

学生健康在舌尖上

中国学生营养日前夕,江市市虎山小学特邀教联体单位给学生作健康饮食公益讲座。市人民医院营养科的蔡利华作为该校公益营养师,立足于“爱立方”共育课程群中健康教育系列课程的开发实施,线上推送护眼、护牙、护脊等微课,线下开设紧急救助、青春期讲座,指导学校更科学地制定学生午餐菜谱。图为讲座现场,学生上台学习如何搭配营养餐。

(本报通讯员 王华君 高峰 摄)



允许他按自己的节奏来

□杭州观成实验学校 李晓燕

临近期末,小方变得愈发焦躁不安,怒气冲冲。上着课,他不打招呼就匆匆离开教室。他还有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语文课做数学作业,数学课背诵英语课文,社会课又在复习语文……

作为班主任,我常常被气到心情需要很久才能平复,当他偶尔请假时,我会如释重负。

一次,语文复习课上,小方正埋头飞快地写着什么。我走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语文笔记,而是一道数学压轴题。就在我准备提醒时,他突然啪地摔笔,一把抓起本子,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

所有学生的目光都被他吸引,教室里鸦雀无声。良久,有学生小声嘀咕:“他疯了吗?”“让他去吧。”

我没有追出去,而是联系没课的同事远远地观察他,避免他做出危险举动。我觉得此刻自己不宜介入,任何一句“回来上课”或者“你怎么了”,对他而言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事们提起他都摇头:“这学生

太暴躁,你真难。”

家长在一次又一次收到我的信息后,无奈表示他们也毫无办法。

按常规思路,约谈、批评、立规矩、家校联合……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或许能把他摁回“正常”的轨道。可是,一个情绪失控到连课都上不下去的学生,真的缺一套规矩吗?

体育模考那天,小方回来没忍住,在教室里呕吐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轻拍他的后背,强忍着浓烈的气味,帮他处理呕吐物,还在他的课桌上放了一包纸巾。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我。我说:“你可能用得上。”

从那之后,我开始做一些“不合规矩”的事:他趴在桌上,我不叫;他写别的作业,我不收;他冲出教室,我不拦。我只在经过他身边时,偶尔放下一颗糖、一张便笺,或者什么都不放,只是站一会儿。

有一天,他又一次冲出教室。我走出教室,没有追,只是远远看着他。

他在操场角落的台阶上坐上了整整一节课,回来时,路过我身边,停了停,没说话,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脸

后来听他父母说,那天他回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大吵、摔手机。他说:“想起办公室门口站着个人,好像……在等我。”

他依然会在课上心不在焉,依然会和父母顶嘴,但他冲出教室的次数在变少,有时候会嘀咕一句:“出去透个气。”10分钟后,自己默默回来。

他的作业质量时好时坏,但语文课偶尔能听进去几分钟。

变化发生得很慢,慢到几乎看不见。但我知道,他在用自己的节奏,一点一点地挪。

有同事问我:“你用了什么方法?”我想了想,说:“没什么方法,就是……允许他。允许他愤怒,因为愤怒是他保护自己的方式;允许他逃离,进入他喘息的缝隙;允许他按自己的节奏生长,哪怕那节奏在别人看来不合常理。”

有一天放学后,小方突然折回来,站在办公室门口。“老师,”他说,“上次那包纸巾,我用完了。”

我笑笑,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包递给他。

他接过去,没说道谢的

话,但嘴角微微翕动,这大概是他这个年纪的男孩,所能给出的最接近笑容的表情。

看着他转身跑开的背影,我忽然明白:教育从来不是把一棵树修成另一棵树的样子,而是允许它按自己的姿态生长。有的树长得快,有的树长得慢,有的树在某个冬天会掉光所有叶子——但那不是枯萎,是在为春天积蓄力气。

我们总想快一点,再快一点,把每一个“问题学生”尽快扶上正轨。可对某些学生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拽着跑,而是被允许——允许慢,允许错,允许偶尔停下来,甚至允许倒退几步。

小方还会气鼓鼓的,还会坐立不安。但那又怎样呢?他正在成为他自己的路上。而我,是那个愿意站在路边,等他慢慢走过来的人。

